

齊東新語

霜厓吳梅



# 本社最新出版書籍廣告

真艸蘭亭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五月小叢書 五一 五四 五九 五卅 各一冊 定價每冊各一角

蘇州中學實驗小學 旅行游記小叢書 天平 靈巖 崑山 虞山 各一冊 定價每冊各六分

中國小說史 虎邱 鄧尉 無錫 留園西園 一冊 實價一元

血頭 一冊 實價二角五分

甜心 一冊 定價四角

言文對照小學新尺牘 一冊 定價二角

實用中華新地圖 一冊 定價五角

戰後世界新地圖 一冊 定價五角

蘇州市全圖 彩色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高等生物學 單色 一冊 定價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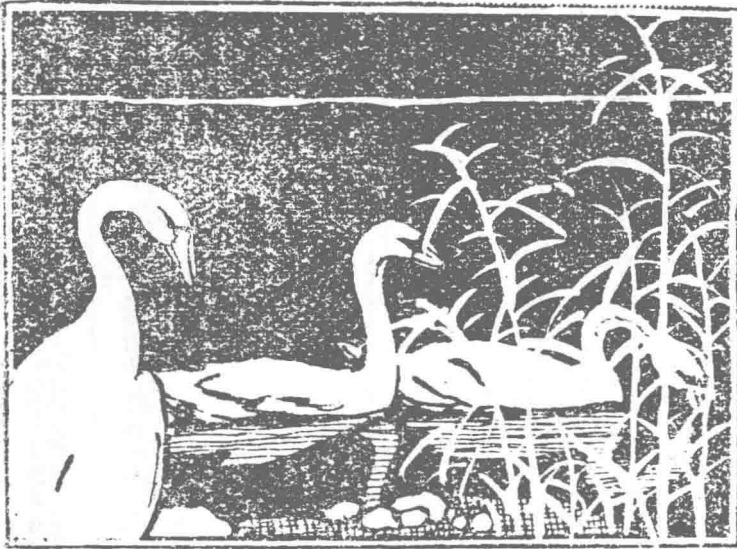
新時代幼稚課本 甲種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乙種 每冊定價一角

## 齊東新語序

含涼生曾經做過一度齊東寓公，他不是爲名爲利而到齊東去的，他只是犧牲了三大要件——時間、精神和金錢，去搜集他的齊東新語的資料，這代價不是很大麼？

現在的齊東開的一團糟了！正是中華國恥史中最悲痛而憤懣的一頁，「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齊東所以糟到這般地步，一定有許多糟的分子在裏面發酵，齊東新語雖然記載些遺聞軼事，似乎是雜記小說，但於糟的分子發酵的真相，尤其能忠實地抒寫出來，所以牠不是小說，牠是很有關係的中華國恥史上的一段卷頭語，

一七、七、七、瞻廬於葑溪



# 齊東新語

秦望蓬萊如是觀，勞山此去路蟠盤，野人新語荒唐甚，半似  
留仙半老殘。

十六、八、八、含涼生

## 一 逢彼之怒

誰都知道把花也似的美人兒，送到 A 督辦那兒去，至少可以換一個縣知事玩玩，爭奈 A 督辦的內寵，已經超過花信風數，無論北地臙脂，南朝金粉，可算得應有盡有了。因此 B 知事升官的念頭，至今躊躇着，沒有法子想，只恨自己官星不旺，機會不來。

一天，B 先生在杏花村請客，B 知事也在被邀之列，到了那裏，見已是一四

廂花影怒於潮」了，B知事都瞧不上眼，因為他雖不能算花叢老主顧，却也着實見過乙城的窰子裏姑娘不少，左不過這幾個搬來搬去，鬼混了一陣，從沒有跑出一個出色的人物來，所以他只是默默的坐在坑榻上，嗑瓜子，吸煙捲兒。

最後門帘兒一掀，眼前頓覺一亮，早聽見幾個喜歡鬧的朋友喝一聲采。却走進一個出色的人物來了，見了人，抿着嘴，只是笑，兩顆黑棋子向地上瞧，一屁股挨到B知事坐的坑榻的右下角，好似和知事在五百年前就結下了因緣的。B先生抽一支煙捲兒給伊道：

「金鈴！這幾天上衙門去沒有？」

B知事聽了一楞，怎樣他也要上衙門去的？便把這疑問問B先生。先生道：

「你還不知道？金鈴是A督辦的……！」

說到這裏，金鈴把沒有嗑完的瓜子，向B先生身上灑來，大家拍手道：

「好！……天女散花！」

B知事心上想，天女未免過譽了，但是在我的眼光裏見過的Z城窯子裏姑娘，要推伊做伯里鹽天德了，原來A督辦也看上了，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再也不能失之交臂了。咦！不找機會，機會自來，大約從這天起，官星照命了。便用出許多手段來，把金鈴攬到自己身邊來，散了席，便特他打聽了伊住的地方去，打茶圍。過了三天，就去打牌，連金鈴也暗暗快活，居然在無意中得到了了一個恩客。

B知事化了一筆錢以後，便對金鈴懇切的說道：

「我要想討你去，你願意不願意？」

金鈴依在他的懷裏，微微的一笑，輕輕的一吁道：

「我那裏有這種福氣？」

B知事是懂得箇中人言語底奧妙的，知道這句話就是願意的表示；因此便努力的進行，一面託人到A督辦那裏探口氣，一面和老鴇談身價問題，老鴇知道B知事是狠會活動的，將來喫着一定不愁，所以並不敲竹槓，只討一千二百塊錢，後來一千塊錢便成了交易。

不過B知事雖託人先在A督辦那裏透漏過消息，探得A督辦的口氣，也狠高興，竟無反對的神氣，知道這一回有九十九分的希望；B知事自然也是九十九分的得意。但是這齣戲法也得和金鈴說明纔好，等布置舒齊以後，便對金鈴說道：

「舍間那個黃面婆子，万万不容我另營金屋的，我這回討你，原來別有作用，我知道A督辦着實愛你，只是不好意思摸錢出來討你，我要使你們有情人成了眷屬，所以替A督辦化錢討你，還是要把你送到A督辦那裏去





「不能做你的主了。」

B 知事這幾天真忙，忙的結果，便約定了一個黃道吉日，雇了一輛汽車，把金鈴載着，風馳電掣似的到 A 督辦公館裏去，A 督辦那裏有一個 D 副官，平常時候狠得 A 督辦的信任，因為 D 副官的心思，手段，眼光都厲害，差一點的人，須

的。」

金鈴聽了，倒並不懊惱，因為伊知道 A 督辦比 B 知事當然要好上幾千百倍，就是到了那裏，不能得寵，也勝似在外面租小房子，遮遮掩掩的過苦日子，不過嘴上却很難回答，後來想着一句話來，對 B 知事道：

「隨你的便罷，橫豎總是你的人，我也

得先向 R 副官疏通，方得一帆風順地到 A 督辦那裏去說話。B 知事雖也知道，却爲了已經有人向 A 督辦說過，不怕他作梗了，因此連門包也沒有送，這天到了 Y 街，汽車停在 A 公館門前，B 知事先去找 D 副官，把來意說明，D 副官從鼻子裏倒抽了一口氣，冷冷的說道：

「B 知事倒會用心！」

說着，便到上房去找 A 督辦。那時 A 督辦正在第七個姨太太 E 的房裏，E 姨太太爲了 A 督辦長久不到伊房裏來，外面有謠言，說 A 督辦又要討一個姨太太來了，因此仗着平時很得 A 督辦優越的寵愛，向 A 督辦絮聒，A 督辦給他一忽兒硬，一忽兒軟，弄得絲毫沒有勇氣了，沒口子的聲明道：

「你放心罷，那裏有這回事。」

正說完這句話，見 D 副官在門外探頭探腦，便問道：

「幹麼？」

D 副官馬上走進去，立正，脫帽，彎腰，答道：

「回督辦，B 知事送金鈴來，請督辦的示。」

E 姨太聽了很詫異，不等 A 督辦的示下，立刻插嘴問道：

「金鈴是什麼東西？送來有什麼用處？」

D 副官道：

「是和合班的姑娘。」

E 姨太一聲「嚇！」便躺向綠絲絨的沙發裏去了。A 督辦何等警覺，故作事

前沒有知道一般，勉強裝出錯愕的神氣來問道：

「他送金鈴來，什麼意思呢？」

D 副官吞吐其詞，似乎在那裏惶恐道：

「我也問過B知事，據他的意思，想求督辦賞他一個道尹。」

A督辦到那時，跳起來道：

「豈有此理！一個窩子裏姑娘，好換道尹麼，他可瘋了？趕他出去！」

說時猶有悻悻之色，D副官却十分得意，二脚兩步趕到外邊，把這回經過情形，一箍腦兒全告訴了B知事，B知事的氣憤和懊惱，還可以筆墨形容麼，只得淚眦瑩然地，請金鈴仍舊坐着汽車還去，金鈴也很失望和灰心，不過和B知事的心裏滋味完全不同，B知事只好哭喪着臉對伊道：

「隨你的便罷，橫豎我的錢已經化掉，撈不還來了，我決沒有一妻一妾底豔福的。」

不多時，金鈴的牌子又掛起來了，不過已經從討人身體一變而爲自己身體了。

## 二 一言興邦

F先生最喜歡說大話，倘然相信他所說的是可靠的，那麼一定要五體投地的佩服他是個博聞強記的野史家了。他對我說道：

「你可知道A督辦何以有今日？」

我道：

「這個我不明白，大約爲了X城之戰，功勞彪炳，所以不到一年，從師長升到督辦了。」

F先生道：

「在前年的春天，老師進W關的當兒，有許多人說他的壞話，險些兒給他

們攆走，幸虧有一個人替他說幾句好話，纔得挽回轉來。」  
我道：

「這人是誰？倒有張儀蘇秦的能耐。」

F先生道：

「這裏有一個南邊的姑娘，名字叫嬪媽，常在北京天津一帶做生意，也不過是中人之姿，可是本領倒不小，往來的都是些達官貴人。某年老帥到天津，就有人把嬪媽介紹過去，說也奇怪，一度春風以後，老帥便一百二十分的疼愛他，便帶伊出關去，可是嬪媽爲了關外的



飲食起居，不狠習慣，所以婉詞告辭，但是老帥愈加瞧得起伊，並不強留也，算得體貼了。外邊乘隙而入的人，見老帥和伊有這樣的交情，便把伊認做終南捷徑，伊的妝台邊，常有種樹的郭橐駝，（以前譏笑那些下吏見上司，連聲說『是』，好像是種樹的花傭，呵着腰好像駝背。）伺候色笑，或是成功，或是不成功，都在伊櫻唇一啓一翕之間。老帥在關外，時常記起伊，伊爲了娘在乙城，也就住到乙城來，路是相隔數千里，却朝聘無間，信使常通，這當兒聽得老帥又要進關了，伊當然要整頓精神去和他一見，不但是伊，就是那各省軍民長官，和老帥有交情的，自己能夠親身走一回最好，否則也得派一個親信的代表去。A督辦本來要親自出馬的，可是有人告訴他，萬萬去不得，須得先託人去疏通了纔行。A督辦倒也難住了，因想疏通不是容易的事，第一要這人是老帥所器重的；或者他的口才，足以扭轉乾坤的；第

二這人要沒有野心，纔放心，倘然將來給他當做一件要挾的利器，那就授人以物了。因此仔細物色了好一回，還是沒有心滿意足的人兒，可是日子不肯等待人的，老帥起程的通電，也接到了，路上未必有甚耽擱，不到兩天就可以到天津了，便硬着頭皮，自己去碰碰運氣如何，急急整備土產，愈豐愈妙，並且命令路局端正了專車，好在相當時間先一步到天津去迎接。這天又接到天津行轅的電報，說是明天午前，一定可以到了。A督辦便立刻起身，剛要上汽車，便見一輛汽車近面而來，車窗裏面露出一個粉面來，對着A督辦點點頭，A督辦認得是嬪嬙，知道伊是老帥的舊人，這回倒沒有去，或者有事託我麼？便立定了腳，等那汽車停了，嬪嬙從車廂裏嫵嫵婷婷的走出來，笑泔泔道，督辦可是到天津去？A督辦道：『是的，你怎麼不去？』嬪嬙道：『我本來要去，只是今天已沒有車，明天太晏，打聽督得辦有專車，那



是再好沒有了，因此拚命的趕來，天幸督辦還沒有上車，不知道督辦可許我隨着同去？」A督辦道：『可以可以，我在路上，正愁着沒個談心的人，解寂寞，好好！我們就去罷！』說着便各自上車，一陣嗚嗚的喇叭聲，兩輛汽車直向車站馳去，後面隨着送行的車兒馬兒，不知道有多少，那些不認得嬪嬙的，以為是督辦夫人，因此一路上崗警都對着行禮，到了車站，也沒多休息，就上火車，嬪嬙只帶一個女婢，行李也很簡單，A督辦為着要和伊談心，就派伊在貼壁的一間頭等包房裏住着。車兒開了，A督辦的念頭，也隨着輪兒轉轉動了，知道嬪嬙在老帥面前說話，比什麼諮議顧問有力得多，不如就託他去做一回使者罷。因此在夜餐的當兒，A督辦便把這件重大的使命，要求伊，在老帥面前，等機會說上幾句好話，伊當然答應，以為這是稀鬆平淡的事，A督辦恐怕伊不放在心上，臨到天津，把送給老帥的禮